

寻找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

□安宁

早晨还在赖床,中介小哥阿磊就打来电话,约我看另一套学区房。

阿磊刚刚入行中介一年,举止间还保持着学生的质朴和羞涩,不管我问什么问题,都非常耐心地回复我,哪怕我刚刚问过重复再问。敲住户的们时,他的动作总是很轻,似乎再重一些,就打扰到了主人。向路边老人询问小区的概况后,他也总会礼貌地弯腰道一声谢谢。不知为什么,看到他,总会想起我远在山东的弟弟,两个人的眉宇间,有着相似的拘谨和不安。

今天所看的房子,离女儿将要就读的师大附中很近,但只是孤零零的一座临街的楼,没有物业。看格局及位置,应是最初用于商业办公,所以房间完全没有主卧次卧的概念,只是简单划出几个大小一样的格子来。房子已被某培训机构办成书法辅导班,推开门,就见一中年男老师,正卖力地在黑板前讲着汉字的构造。他讲课的表情让我想起推销员,讨好中带着一定要让客户继续购买产品的急迫。只是下面听课的小学生里,却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人,问阿磊后得知,她是来替自家孩子试听的。我听了忍不住想笑。而在开门声中回头看我的中年女人,则现出一脸的哀怨。

为了将房屋格局看得更清楚一些,我们敲开了楼下一位老太太的家。老太太80多岁了,老伴已去世多年,一个人住在100平方米的房子,女儿有时过来打扫卫生。十几年前,他们买下这栋临街的房子时,才1千多1平方米,而今已涨到1.2万。我站在窗口,蹙眉听着外面马路上浪涛一样席卷而来的噪音,问老太太:您每天觉得吵不吵?

老太太摇头:我觉得不吵啊,我很喜欢坐在窗口看外面的汽车和路人。

当我们又敲开楼上的一户人家时,见一对母子正在狭小的客厅里安静喝茶。为了陪儿子在附近读书,母亲租下这处房

子。但因房间格局不合理,其中一个卧室,是房东用廉价的木板隔开狭长的客厅而成。用手敲击一下,会听到“墙壁”发出空洞的声响。提到噪音,男孩立刻说:的确挺吵,几乎每天早晨,我都是被汽车的鸣笛声叫醒的。

我看着站在窗口的男孩一脸忧愁的样子,知道这座临街老房,已无须再做考虑。

午休后出门,抬头见天空上气象万千。呼啸的大风将云朵吹成气势磅礴的墨蓝色飘带,自东向西,横亘天际。风还将剩下的云朵吹成乱琼碎玉,万道金光洒落下来,搅起这千堆万堆的雪。月亮宛如纤细的金银花,挂在被大风横扫而过的天空上。

就在这样壮美的天空下,我被中介阿磊约了继续看房。这次所看的学区房产属于稀缺资源,网上仅仅挂出几个小时,中介就招来五六个顾客看房。房在二楼,两室一厅,都在阳台,建于15年前,走路到师大附中只有10分钟。装修不错,可拎包入住。价格也便宜。阿磊进门就向我预测,这个房子不出一天就能卖出。

推门进去的时候,小巧玲珑的中年女房东正盛装等着我们。她的嘴唇红艳照人,眼睛却始终斜视着我们,一副好房不愁卖的姿态。我只是转了一圈,就认可了这个房子。跟阿磊分开后,我折身进入旁边一个咖啡馆,想着稍作休息后,再给他打电话,说明意图。也就10分钟吧,有点忍不住,给阿磊的微信留言,却没有收到回复;又着急地等了5分钟,我打电话过去,阿磊说,房子已被人当场定下。

我假装镇定,说:好吧。挂了电话,却非常懊恼,好像错失了一单百万生意。给朋友好一番倾诉,又学了阿Q自我安慰,想这房子或许风水不好,这样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,才将错失好房的烦恼慢慢疏导出去。

归途中,抬头看到很多星星。这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精灵,正悄无声息地挂在清冷的夜空中,以永恒的孤寂之光,注视着人间如我一样为了生活四处奔走的人们。

风且吟听

□李曉

初夏时节,山上那些挤得紧密的树,吞吐出青绿色气流,撩动了我的心弦。这季节,我想去乡下走几家亲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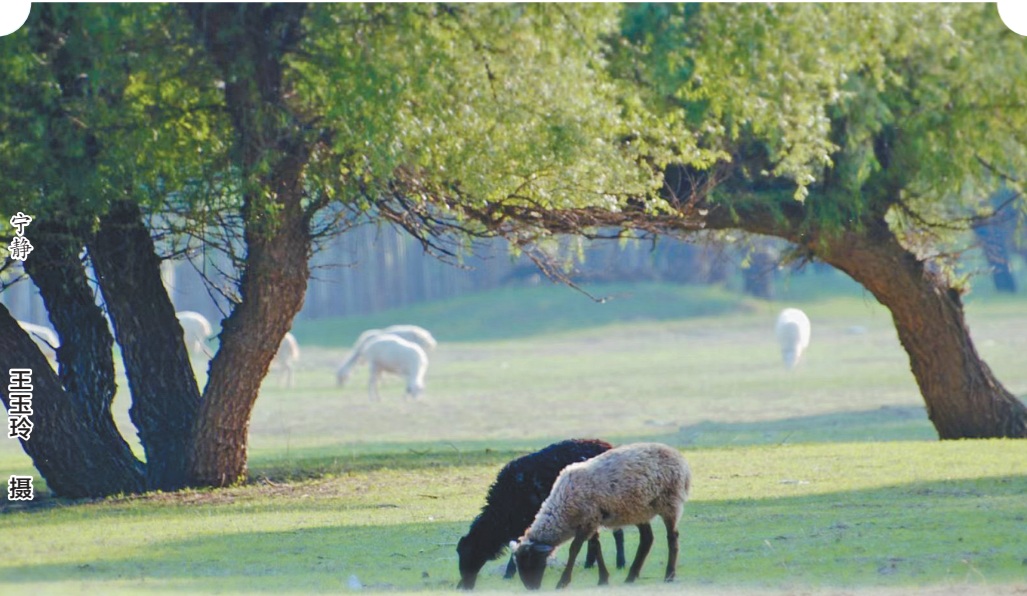
亲戚,越走越亲,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所谓亲戚,就是与我家给亲多年的,还在常来常往的亲戚。我乡下老家,住着我家的几个盘根错节的亲戚,我去山中,见这些亲戚在土地深处的亲戚们,偶尔伸伸懒腰望望天,他们在草木中露出头来,白花花的,略有几分霜意,终年不变的山风吹吹不停,把这些亲戚们的头发吹白了。

亲戚们的家,在草木深处露出屋脊,看花了眼,恍如岛屿中漂浮的小舟一角。草木深处,是硕大的瓜果,青翠的蔬菜。久居于此的他们,在土地上刨食,靠土地养活自己。这些年来,一些亲戚纷纷进城后辈们居住,曾经作为命根子的土地,长满了杂草,淹没了血管一样延伸的路。一些亲戚急了,从城里赶回去,一刀刀把草割掉,一声声嘟囔:“土里得庄稼,得出粮食。”于是,这些再次从土里冒出的蔬菜瓜果,被亲戚们送到我家来。一年四季,我家的蔬菜基本是亲戚们供给,吃着老家乡下土地上的食物,瞬间感觉,我的身体与那些土地里的地脉贯通了。

在城里,亲戚这个概念或许是模糊的。我认为,亲戚牢牢扎根在乡土地里,亲戚感随着缥缈地气,亲戚感有温暖的乡土。

在乡下,我有一户姓马的亲戚,一直住在山里,前不久,九十大寿,我去给她祝寿。柴火灶里熊熊燃烧的老树疙瘩,燃得噼啪作响,感觉是人喜悦地大笑出声。鱼鳞般的青瓦房顶上,烟囱里袅袅青烟上升,一个乡间大厨挥动大铲,在院坝搭起灶台上的铁锅里麻利地翻炒着,做的都是最地道的乡下土菜。客人们吃饭时,老寿星一个人坐在院坝核桃树下,用一把小勺子,吃着儿孙们送上的生日蛋糕。老太太用小头小头舔着嘴角的蛋糕粒,满脸皱纹蠕动,眼角垂垂沉思,似在回忆悠悠岁月:20岁那年,她坐上一顶轿子出嫁到这里,而后生儿育女,一个家族的

炊乡烟土



我看着那俩孩子向我走来。

是的,在我眼里,那就是俩孩子。别说他俩了,就连他俩的阿爸、阿爸的阿爸、爷爷的爷爷,在我面前,也都是孩子。

牧马河就像草原的心跳,在我苍茫的视野里逶迤而去,平静而又充满活力。那俩孩子走在岸边,身影倒映在水面,仿佛两条鱼儿向我游来。我已经听到他俩的心跳,强劲有力。

我认得那俩孩子。就像我认得河里的每一条鱼,河畔的每一株草、每一朵花、每一匹马、每一头牛。他们是草原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。这个家族曾经游来游去的鱼儿,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,最终游到牧马河畔,从此傍水而居。这个我所熟悉的家族依然人丁兴旺,这一代又繁衍出了六个虎狼之子。那个走在前头的是老大阿斯嘎,跟在后面的则是老六吉日嘎。没错,就是这俩孩子,我看着他们长大,看着这个家族每一代人长大,就像看着河里一茬茬的鱼儿长大。

在我的视野里,草原一览无遗。我洞若观火,由此满怀惆怅。我每天满怀惆怅地看着越来越年轻的草原人,走下马背,扔了套马杆,扔了长鞭短鞭,扔了农具,或是迎着牧马河而来,或是沿着牧马河而去,就像游走的鱼儿一样,头也不回地游出草原,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也许几个月,也许几年,也许几十年,甚至消失的更久。但也许或会重新游进我的视野。那个名叫阿斯嘎的孩子,就从我视野里消失了十几年,如今却再度游进了我的视野。

“那个晚上,哥梦见自己还是个婴儿,被绑在我的乌勒给(乌勒给是蒙古族的婴儿卧具,汉语是悠车、摇篮的意思。)上。额吉哼唱着《波如来》播我,摇啊播,摇啊播,哥就要入睡了。突然,伸过来一只毛茸茸的大手,把哥一把揪出乌勒给……哥想喊想哭,舌头却僵成了干硬的奶豆腐,楔进嘴里,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了……从那以后,哥就睡不成觉了,只要一闭眼,又会陷入那个噩梦……”

“哥,我可怜的哥,这是咋回事儿呢?听得老弟心里难受。十几年没见哥回来了,你不会是做点什么亏心事了吧?”

“你看,你看,你都敢调侃你哥了。小时候,你们五个跟在哥屁股后边,谁敢和哥这么说话!我知道,十几年没回来,你们对哥有意见。这些天,哥也看出来,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对我说话都有点阴阳怪气,哥也不怨他们,毕竟没走出去,眼界和心胸不够宽广啊!哥在外闯荡容易吗?哥现在是行了,嗯,行了,也算、也算风光了,在北京开了一家火锅店。可哥吃苦的时候,谁知道?算啦,算啦,不说了,都是过往了,人还得往前走。我说,老弟啊,哥找到我的乌勒给,你不如跟着哥走吧,就像小时候一样,跟在哥屁股后边,哥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,带你干一番事业!”

“哥,你老弟我就会养牛,别的啥也不会呀!哥,你看我能行吗?我能干点啥呀?”

“无所谓啦,哥有肉吃,你就有汤喝,总比追撵着闻牛羊马的屁味强吧?哥也听说,你养牛呢,你们五个都养牛呢,还成立了一个什么合作社,那能有多大出息?咱家几辈人养牛养马,又出息到哪儿去了?再说了,哥还不知道你?从小就憨,成天迷迷糊糊的,从生下来眼睛就没睁圆溜过,吃了人家的亏还能给人家笑出一朵花。这样不行啊,我的弟弟,你不能从小放羊就把自己当成一只羊,你要像哥这样,做一头狼,一头狼!”

“哥,我是羊?你是狼?咱不是哥儿俩吗?咋还两个物种了呢?我咋听糊涂了呢?”

“老弟啊,这是学识,很深的学识,比牧马河还要深的学识,回头哥再慢慢教你。咱还是先说乌勒给的事儿吧!你看你哥我,瘦得像掉了一冬膘的山羊,漂亮的胡子也快掉光了,郁郁呀,煎熬呀,生不如死呀,恨不得现在就跳到牧马河里,把自己淹死算啦!哥找过心理大夫,都说,哥这是心病,只能心药医,哥的心药就是咱家我用过的那个乌勒给。只要找到我的乌勒给,睡觉的时候放在枕边,或是搂在怀里,哥就能睡好觉了。这是关乎哥下半辈子的大事儿,你一定要帮哥找到我的乌勒给。”

“哥,我阿爸说了,这个乌勒给是传下来的,咱爷爷那代哥儿三个都是这个乌勒给摇大的,阿爸他们那代哥儿四个也都是这个乌勒给摇大的,咱这代哥儿六个还是这个乌勒给摇大的,牧马河两岸借用过咱家乌勒给的人家更是数不过来了。所以,我阿爸说了,这不是谁谁的乌勒给,而是咱家的乌勒给。”

“说得对,说得对!这是咱家的乌勒给,咱家的传家宝。虽说也就几块木头拼凑的,值不了几个钱,但意义可不一样,载着家族的气和灵气,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哥的心病和心药。哥有时候也想,哥为什么会患上心病,应该是思念导致吧,思念草原,思念家乡,思念额吉,思念你们,又不能常回来看看,日思夜想,抑郁成疾。哥这些年不容易啊!好在老叔他老人家健在,好在哥有你们五个好弟弟,好在有咱家的乌勒给,哥的病有盼头啦!放心吧,我的好弟弟,等哥的病好了,哥就把咱家的乌勒给送回来,怎么抱走的怎么抱回

乌勒给 (节选)

□肖勇

小短说篇

来。”

那俩孩子走走停停,一直在说那个乌勒给,这让我想起很多往事,不禁有些潸然。在我有些潸然的视野里,他们加快了脚步,就像鱼儿游走在清晨的牧马河里,又像牧马河游走在春季的草原上,最终游进了河北岸那座牧马人的简易毡房。草原上已经没有几座那样的毡房了,草原上的马也越来越少了。

他俩所说的那个乌勒给,也是我的乌勒给。那是在草原上见过的最漂亮的乌勒给。此时此刻,就在那个名叫阿斯嘎的孩子的怀里,一张泛黄的彩色照片上,一个穿着藏蓝色蒙古袍的女人盘腿坐在炕头,正轻轻摇着那个乌勒给,哼唱着那首《波如来》。女人的目光温柔似水,月光一样洒在乌勒给中的婴儿身上。

那是由杏黄色的菠萝木榫卯而成的乌勒给,两轱轳有精美的龙凤图案,左四右五拴有九个铜环,一条藏红色的宽带依次穿过铜环,束紧乌勒给中的婴儿。婴儿枕边的半月板上还挂着一串物件:一面古色古香的小圆镜,一枚鹅蛋大的铜钱儿,几个小巧的铜铃铛,几个彩布剪成的日月星,还有一个小红布包,装着晒干后的肚脐带。在这张照片上,小红布包里的肚脐带显然属于乌勒给中的婴儿,也就是那个名叫阿斯嘎的孩子。

春风就像那个女人的手,从那张泛黄的彩色照片里伸出来,轻轻摇着草原,荡起阵阵绿波,轻轻摇着牧马河,泛起层层涟漪。我熟悉那个女人的手,无数次抚摸过我饱经沧桑的脸,像牛角马蹄一样粗硬,却又像牛乳马奶一样温暖。也就是这双手,在丈夫早逝之后,把他的三个弟弟拉扯大,直到他们分别成家立业,还把自己的幼儿阿斯嘎抚育成人。

此时,河北岸那座简易毡房外的炉火旁,还有一双手也在不停地摇啊摇,摇啊摇。那是一双属于草原人、属于牧马人的手,同样粗硬,也同样温暖。只见,那双手轻车熟路地拽过脚边的粪筐,掰碎几块干牛粪填进炉火,又拽过粪筐边的小筐,一块块抓起晾干的羊肉,撕成条扔进锅里,又抓起地上的一棵大葱,把外面一层脏的剥掉,掰成几段扔进锅里,最后将一把挂面掰成两段,扔进锅里,这才站起了身子……

“扎,我的孩子,南飞的大雁——阿斯嘎,你总算知道飞回来啦。来,尝尝叔做的羊肉面。叔记得你小时候,最喜欢吃你额吉做的羊肉面了。”

“老叔啊,羊肉面我就不吃了。侄儿没心思吃啊。您也听说,侄儿病了,是心病,要命的心病,需要咱家的乌勒给。弟弟们都说了,就老叔您能知道。老叔,咱家的乌勒给到底在哪儿啊?老叔,您就告诉我吧!”

“那得想想,好好想想。你看,这一晃儿,你都十几年没回来了,这一天,一二年,草绿了又黄了,花开了又谢了,大雁飞走了,又飞回来了,时间过得真快呀,好多事说走就走了,好多事儿说忘就忘了,想不起来了。给叔点儿时间,让叔好好想一想,也许还能想起来。”

“老叔,我敬爱的老叔,您一定要想起来呀!侄儿的病可就指望您啦!”

“好,好,叔现在就想,边吃边想。我的孩子,你真不来一碗叔做的羊肉面吗?叔可是和你额吉学来的。小时候,只要你额吉一做羊肉面,你不管跑多远,也能闻着味道跑回来。”

“阿爸,您就别劝我哥了,您看我哥背的大包,满登登的都是方便面、面包、薯片,还有饮料,我哥已经闻不得草原上的牛粪烟的味道了!”

草原上的牛粪烟的味道……

我有些伤感。来到草原几千年了,我已经习惯牛粪烟的味道了。就像草原上降生的婴儿,很快就习惯被绑在乌勒给上摇啊摇了。那时候的草原,牛羊遍地,骏马成群,随处可见“历经三年风霜雷雨,集天地精华、日月灵气”的干牛粪,背着粪筐随便转转,就够好几天烧的。早先的草原牛“吃的是中草药,喝的是矿泉水,拉的是六味地黄丸”,烧起来真就香味扑鼻,令我神清气爽。那时候的牧马河两岸,遍布着牧人的毡房,每个炉火里烧的都是干牛粪,满草甸子都是牛粪烟的香味。而如今,虽说,随着吉日嘎他们五兄弟的养牛合作社越做越大,入股养牛的人家越来越多,可牛大多圈养了,吃的也大多是饲料,拉出的牛粪也就变质了,烧起来也没那股芬芳而浓郁的味道了。

还是那个女人,随着一声幽幽的叹息,走出那张泛黄的彩色照片,坐到牛粪烟袅袅的炉火旁,一双手还是那么鲜活而灵动,先是拽过粪筐,掰碎几块干牛粪填进炉火,又拽过粪筐边的小筐,一块块抓起晾干的羊肉,撕成条扔进锅里,又抓起地上的一棵大葱,把外面一层脏的剥掉,掰成几段扔进锅里,最后将一把挂面掰成两段,扔进锅里。在忙碌的女人身边,三个半大男孩蹲成一排,吮着手指头,眼巴巴望着热气腾腾的锅里。女人的一只大脚始终没有闲着,一直轻轻摇着那个乌勒给,嘴也没有闲着,一直在轻轻哼唱:工艺精美的乌勒给,是你阿爸的好手艺,在黑夜里啼哭的时候,有额吉我来喂你,额吉达,阿吉达,波如来你别哭啦,额吉还在身边呢……



种子的力量

□刘涛

大河汤汤,华夏泱泱。黄河水奔腾不息,滚滚浪涛孕育了远古的种子,生发出开天辟地追日奔月的神话。三皇治世,五帝为君,从此把勤劳智慧勇敢仁爱诚信注入民族血脉。

秦皇伟业成,汉唐盛世兴,华夏儿女不断开创辉煌,炎黄子孙严守万里河山,用生命践行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的慷慨陈词。

大河汤汤,华夏泱泱,黄河水奔腾不息。滚滚浪涛孕育了远古的太阳,暗流涌动,欲想支离山河。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,十三颗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种,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上闪烁光芒。他们传承祖先的意志,发誓要把九州点亮。从井冈山到草地泥沼,从雪域高原到陕北延安,从浴血林海到逐鹿中原,红色的火种点燃万里河山。历经炮火的洗礼,饱受血泪的考验,用信念成就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的丰功伟绩。

大河汤汤,华夏泱泱,黄河水奔腾不息。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,随着一声庄严的宣告,世界东方阴霾尽消,顿时晴空万里,远古的神话仿佛穿越时空惊世再造,龙的故乡从此开辟了崭新的天地。中国共产党播下的种子早已遍布神州,带领中华儿女守护和建设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抗美援朝在异国沙场打出了国威,“两弹一星”试爆升空捍卫了民族尊严,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命运彻底改变,港澳回归洗刷了百年耻辱,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达到了新的高度,脱贫攻坚带领人民奔向小康,生态建设扮靓江山美如画,科技进步让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……

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,是种子凝聚起来的力量,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奇迹,是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”的真实写照。

大地红了

□张介国

一路领你进村,除了各种绿还有各种红:
灯笼红,酒红,玫瑰红……

每一种红,都造型各异大地长出来的小可爱
太阳丰富了它们的表情

每一种红,都是亲人都
有一个好听的名字
脱口而出的幸福

每一种红,都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
似乎要和你促膝长谈

绿是底色,黄是自然
红是血液,是江山——

大地红了。太阳不再吝啬它的车辇
在大地的行宫里,唤醒更多的红

星诗空



海潮

汤青 摄